

女人的宗教
 纸屏风
 安得广厦
 二〇二〇年的男人女人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
 B大校园的火光
 水随天去
 爱情是脆弱的

新时期

争鸣

XINSHIQI
 ZHENGMING
 XIAOSHUOJINGXUAN

小说精选

紫千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女人的宗教

纸屏风

安得广厦

二〇二〇年的男人女人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

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

B 大校园的火光

水随天去

爱情是脆弱的

新时期

争鸣

XINSHIJI
ZHENG MING
XIAOSHUO JINGXUAN

小说精选

序

紫 千

正如生活，评点是非者是没有办法隐瞒他自身的优点和缺点的。

一个人认识问题的能力首先体现出思维的能力，只有在认识上超越了教条和平庸才是真正独到的见解。

真正独到的见解有时候就只是正常的见解，在不正常的社会现实和风气中，便显出“正常”的独到，而偏执的见解常常是故作惊人之语，却总带着一厢情愿的味道。

真正独到的见解发自清明的心智和平和的态度，偏执的见解则常常产生于一种不稳定的情绪和不纯净的出发点。

不同的人所取的态度和方式源自他的常识、修养、个性和品格，你的志趣胸襟不免让人钦佩或疑问。

有境界自成高格，文学也如此。

看一下近年来文学评论界引起争论的热门话题：王朔战金庸，关于余秋雨的批评与反批评，关于“十批判书”等风波，几乎无一不在传媒的操作下愈演愈烈，终究违背了学术讨论的初衷。

一个怪圈正在评论界蔓延：文学评论大多是出版商的评论，主题是“吹捧”；还有一部分文学评论，主题是“棒打”，他们不管书的好坏，不仔细品阅，便大放厥词，他们评书是假，借“靶子”施展才华是真，以引起轰动作为成名成家的敲门砖，一旦大名成就，

自然有出版商主动找上门来出高价请他写“吹捧”文章。

诚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评论界，那种振聋发聩的权威和姿态，无论给作者还是读者心头，都强加了一重压迫感；而九十年代以来，文学评论进入的这种愈演愈浓的“甜蜜时代”，背后隐含的却多是批评对商业的屈服。

固然，要庆幸的是——我们终于可以宽容各种声音了。

可各种声音不是那个每年一度的“国际大专辩论会”，逞口舌之利，各执一端，似乎各方只有一半的脑子，本来清爽的事，却不往清里说，还要做出义正辞严乃至痛心疾首的模样来，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祸害都是对方造成的，这仍然不正常。

如何将文学和文学批评引向健康？这是作家的责任，是批评家的责任，更是选家的责任。

新的时代生活不断地将我们抛入一个个陌生而又陌生的领域，一切都在打破，一切都在重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感觉、我们的经验，似乎一切都要重来，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生活、认识社会、认识自己，以寻找生活的新经验，确立人生的新坐标，积蓄挑战生活的勇气，真正走向成熟与独立。

何以为鉴？我们用什么来照鉴现实，发现未来；照鉴旧我，发现新我？

文学，特别是小说，是极好的镜子。

先哲们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中国上下几千年，世界上下几千年，我们从不同时代的文学中，都能发现那个时代的真实，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情绪。

譬如盛唐，一切都充满生机，一切都充满活力，甚至连离别这样凄苦的事也被赋予一种温馨的光明的色调：“风吹柳花满店香，

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而到了五代时期，则是醉生梦死，人情淡薄，一片颓废，一片迷茫，纵欲，怪诞。反映到文学上，就是那种靡靡之音，那种黯淡无光的作品。

当代的文学无疑是当代人的人生教科书。

这本《争鸣小说选》，是新世纪以来中短篇小说的精选，是这些小说争鸣的精选。这些小说所写，不是远离底层百姓的贵族生活，也不是远离现实的另类生活，而是普通百姓自己的生活；这些评论所评，不是一个针尖上站几个天使之类的玄学，也不是富得胖得发愁的老爷太太小姐们的无病呻吟，当然也不是那些充满欲望、狂想和低级趣味的人的宣泄，无论怎么尖锐、直率，都不是故意哗众取宠，丑化或者过分的挖苦，它是普通人或者指向普通人内心的对作品所写的生活的一种感受、一种理解、一种要求、一种希冀、一种展望。

从这些作品所写的生活中，你或多或少地可以发现自己的生活；从这些不同见解的争鸣中，你可以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的情绪、情感 and 认识。

身为选家，就像文学批评需要一个评判标准，对小说和批评的选择也有一定的标准。如果您感觉书中所选还有一定的品质，那将让我心舒；如果您感觉还不过瘾，有投笔争鸣的欲望，那将让我快慰——在这种争鸣中，你将获得智慧、获得经验、获得一个全新而独立的自我。

是为序。

2004年8月

于搬经雨村

目 录

女人的宗教（中篇小说）	姜琰敏（1）
动人的“情欲”之流	杨绍军（57）
开放背景下的文化自虐	欧阳明（60）
纸屏风（中篇小说）	薛 冰（64）
市民社会的现代图腾	冯子礼（98）
小报的德性	董玉环（102）
安得广厦（中篇小说）	李肇正（105）
性别与表述：大都市景观中的“小老百姓”	张慧瑜（145）
辛苦的卑微	黄亚星（149）
二〇二〇年的男人女人（中篇小说）	杜光辉（152）
更多的人将死于麻木	秦朝晖 郭天顺（191）
为了我们更丰盈地生存	刘恩波（195）

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短篇小说）	王十月（198）
仇恨的种子未发芽	郝雨（217）
文化困境与生存困境	闫玉清（220）
 跟着米老鼠哈哈大笑（短篇小说）	 孙春平（223）
荒诞的真实	史佳丽（245）
黑色智慧的趣味主义展示	韩春燕（248）
 B 大校园的火光（短篇小说）	 傅爱毛（253）
圣洁灵魂的追求与痞子的偏执龌龊	雪莹（276）
贞操 > 生命？	郝雨（280）
 水随天去（中篇小说）	 方方（284）
现实一种	周玉宁（363）
误入世界的悲剧体验	闫玉清（367）
 爱情是脆弱的（中篇小说）	 黄蓓佳（371）
觉醒与迷惘	王慧青（428）
人是脆弱的	彭彦（432）

女人的宗教

★ 姜珣敏

爱是女人的宗教。

——西蒙·波伏娃

……我们睡在一间大房里。其实也不太大，大约有二十个平方吧；四面有圈沙发，可是没人睡上面，都躺在地上。这些人也很奇怪，好像有十几个，大多是公司里的，也有好几个外面的但似乎都是我认识的，好像只有我一个女的……

恍惚中我醒来了——我觉得腰背部和臀部发冷，好像地上有水。这时大家几乎都醒了。有人叫起来：怎么搞的，天花板在滴水！呀，真的，天花板四面都在向下滴水，而且越来越大，像下雨一样……

这时慌慌张张跑来了一些人，有一个自称是宾馆的总经理。他们连声抱歉说不知谁在上层施工。他们把床单、被子之类卷起来，说是要给我们换房。大家都往外走，而我却尖叫起来：不

要，我不要，我一个人在这儿好了，我睡沙发就是了……

我这一说，所有出走的人又都返回来，怪异地一齐盯着我瞧，却一言不发了。我尖叫道：看什么？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所有的人倏地一下子都消失了。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又害怕了。看窗外，黑乎乎的疹人；屋里则空荡荡地分外潮湿。滴嗒滴嗒的水声像阴沉的贝司有节奏地鸣响着。孤独和恐惧压迫着我，我忍不住了，爬起来想向外跑，却怎么也挪不动脚步……就是这时我醒了。我发现我真的睡在地毯上，全身光光的一丝不挂。隔壁客房的音响几乎就在我耳边奏鸣。难怪我会做那样的梦。而维纳四仰八叉地俯伏在床上，低沉地打着呼噜。我庆幸地噓了口气，小心地扒着床沿，借着床头柜前烛光般的夜灯，仔细地打量着这个将我无情地挤下床的家伙。他肯定是很累了，鼾声不断而久久地保持着那样一个姿势：他的嘴被身子的重量压扁了，孩子似的半张着，紧闭的眼球显得比睁着时更大，清清楚楚地显出双眼皮的轮廓来；他那高耸而挺拔的鼻梁依然挺直而俊秀；而那些白日子里光可鉴人、一丝不乱的头发，现在粗鲁地散乱开来，一绺绺白生生的花发让我爱怜而酸涩。啊，即使梦中，他也那样动人而令我着迷……

可这个家伙，以前总嘲笑我睡态粗野，常常将他挤在床旮旯里，像个可怜的孤儿；而你压根儿就不是个个儿才1米60的小妈妈，你是一头野蛮而贪婪的小母狼！

说真的，别看他是快50的大男人，身高1米85，粗壮强悍。可在床上，他就常常成了脆弱娇惯的小男孩。尤其是在狂暴的发泄之后，真不知道他怎么会变得这样脆弱。他常常要把那颗毛茸茸的大脑袋枕在我胸脯上，伸出舌头舔我的下巴、嘴唇、鼻子，呢喃地唤我小母狼、小妈妈；有时候竟会流下滚烫的眼泪来，经常就那么折腾好一会儿，他才慢慢地睡去。一旦睡去，就成了块沉入深渊的石头。沉鼾阵阵，满屋弥漫着他身上散发出的像酒和

香水混合物般的浓浓气息。我喜欢他偎在我怀中。每当这时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真成了我的孩子，我总是忍着 he 头颅的重量，一动也不动任他酣睡，我不停地轻吻着他的头发、额角、鼻梁和一切我的嘴巴够得着的地方，怎么也没个够。我觉得我真成了这个可爱而淘气得让我忧郁而痴迷的大男孩的母亲。只有这一刻他才踏踏实实地属于我，属于我独有。而一念及此我的眼泪便会又无声无息地淌个不停……

你说，我那个梦是不是有点奇怪？

后来我小心翼翼地爬上床去，将脸埋在他的圆滚滚的大肚皮边上，好久好久再也找不回睡意。夜静极了，偶尔听得到楼下大马路上咿咿喘着气的卡车风一样掠过。对面楼群上红红绿绿、冷艳而凄清的霓虹灯在我们的窗帘上闪闪烁烁，仿佛有人在窥视、嘲笑着我。回味着那个古怪的梦，禁不住的眼泪又沾湿了枕巾。

唉，哪怕他真是我的儿子也好呀！可是，谁知道最后他会成了我的什么？我越发伤心，又觉得心里虚空而酸楚得要命。我真想嚎啕恸哭一场，可又不敢惊醒了维纳。他太累了。再说惊醒他又能怎样呢？恐怕只能惹得他不开心。不，我绝不把我的痛苦流露在他眼前。我不想让他不开心，更不想惹他厌烦。他可不是为了给自己找一个包袱而看上我的。他之所以愿意经常与我在一起，还不是因为他觉得我比一般女孩温顺、可心；总是以一副欢喜的样子出现在他面前，使他从不觉得累赘……可他怎么体会不到我心里其实有多么苦啊！

二

其实，你的梦也谈不上有什么古怪的。

沉吟一番之后，我自信地对瑾说：那不过是你特有心态的一种宣泄而已。潜意识中的你对自己目前的境况无疑很不满意。它

怀有深切而无奈的自卑、自罪感。淋漓不断的水滴、同事们、莫名其妙的住处、睡法，都暗示着你现状的窘迫；众人纷纷搬迁房间意味着对这一现状的一种公众态度，而你独自拒搬决不意味着你反对这惟一明智之举，只不过反映了你在前途依然未卜的情态下对现状的厌憎而又留恋、无奈又无为的逃避心理——其中是不是有维纳的存在？

真的！怎么会没有他呢？瑾惊讶地咬着自己的食指说：我清清楚楚记得男同事一个也不少，怎么偏偏会没有他呢？

这就是梦境的奇特之处了。这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你的一切都与他有关。事实上这也是不需分析的。目前你的一切怪梦是不可能与他无关的。你的潜意识几乎完全被他占据了嘛，而这些道理其实你比我更明白。只不过你不敢自信，所以你要从我这儿得到一个认定。

太有道理了。瑾兴奋地交替捏弄着一一直卫护着什么似的团在胸前的双拳，双眸闪烁发亮；不仅因为这个，每次与你交谈一下，多少总可以让我的心头放松一些，好像有了点依靠了。

这不奇怪，仅仅能对一个值得信赖的对象倾诉一番，也足以大大减轻一个人的心理负荷了。西方现代医学心理学就有一种专门倾听患者倾诉的疗法。医生的角色仅仅只是扮演一个可亲可敬的善解人意的倾听者，就大大有助于释放患者的心理压力。遗憾的是，仅仅是畅快淋漓的倾吐，也往往由于种种原因而成为中国人的一种奢侈。

所以我真是十分感谢你！可是，知道维纳是怎么评价你的吗？当然他并不知道我指的是你。我对他说过我有一位好朋友的先生是个聪明又善良的作家，他在处世哲学上给我巨大帮助。可是他立刻打断我的话说：你最好离那个家伙远点。作家？无非是一帮专事行骗的心怀叵测者罢了。我争辩说你不是这样的人。他仍固执地说：看看小说中那些男盗女娼的家伙，若不是作

家的自身经验就是他们胡编乱造、欺世盗名的铁证……

何必呢？我多少也像那个维纳一样酸溜溜地打断瑾的话头：他的话并非全无道理。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不过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值得与他细究。因为问题的核心是，如果你说给过你巨大帮助的人是个政治家或者像他一样的工程师，他也会叫你离那个“骗子”远一点的。这不过反映了他的一种醋意罢了——这对你岂不是个可喜的信息吗？至少说明他对你还是有一种真正的情感在的。

能这样理解吗？我真不敢相信他会为我吃什么醋，虽然他其实成天在吃醋，可是我真的就是不敢这么相信。你说怪不怪？

没什么怪的。恋爱嘛，什么心思都有。我淡淡地说，心里还有一句话没说出来：真正怪的是你们俩这种关系。至少从目前看来，似乎一个比一个还要不信任对方，实际都迷得成醋坛子。瞧这个瑾，三句话不出，总会将主题绕到维纳身上去。不是我耐性好，谁会有兴趣老听她反反复复念这套旧经？

想想也是，不为这个维纳，瑾又怎么会来求助我当这“情感牧师”呢？早就听她说过，打从和维纳好上后，她就直言不讳地宣称过：外国人和中国人的确不一样，从此不再会有任何中国男人让我有兴趣了……

但愿我这个后来认识的中国男人是个例外。

三

准确地说，实际上近两年前我就“认识”瑾了。

有天，妻告诉我她们单位新分来个女大学生，几天来，整个机关都因此被一种神秘而异样的骚动笼罩了。

一个个兴奋得哟，那些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干什么的了。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人。但我只是淡淡一笑说：可以理解。只是，恐怕首先是你们这些女同胞们的骚动影响了别人吧？一个年轻又可以想见是比较出众的姑娘对单位里的每一个“老”人儿（当然是她的同性）是一种怎样的威胁，我是有数的。恰如一个刚刚出缺的部门里突然调进一个年轻的新上司，哪一个老人儿会不生入股找个家伙痛打他一顿的恶气呢？

其实完全不必在意这种现象，你也有风光的时候，谁也不会独领风骚满三年，何必在乎呢？我这样安慰妻。而妻则愤愤地声称她根本不在意这个，她和她处得很好：我们脾气很合得来。不信你去问问她看。

处得很好倒是真的。数日后妻将一张她和瑾在一次会议上的合影带给我看：怎么样，是很漂亮吧？

照片上的瑾穿着条紧身牛仔短裤，一件同样绷得紧紧的鹅黄色的无袖T恤。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青春而性感。她肩上斜挎着一只咖啡色的真皮小包，像个亲妹妹一般双手揽着妻的脖子，圆圆的脸上写满甜甜的笑意。我注意到她的嘴巴，大大的，有点像索菲亚·罗兰，自然是性感的。这样的人在单位不引起某种骚动是不可思议的。她的眼睛也有活泼动人之处，很亮，很有神采。但整体来看，要说她很漂亮似乎还算不上。她的肤色偏黑，个儿也矮了些。据说她自己也曾说过：如果我个头再高它个五公分，那就疯掉啦。我不知道瑾说的疯掉啦是指什么意思。但她对自己的这种认识给我较深刻的印象。看来这是个比较直率的女孩。

她有点像外国人？我把照片还给妻，恍恍惚惚中，我用这一句朦胧的评语表示我的观感。

是的，我们都这么说她。她的外语也说得棒极了。

那当然，外语学院毕业的，还不是理当如此。

可是难道你不觉得她的确很漂亮吗？

她脸上好像有些颗颗？我答非所问地说。这么回答似乎自己

心里也舒坦一些。

瞧你的眼睛多毒，看得这么细。她说她皮肤对化妆品有些过敏。真可惜了。

其实有几个颗颗……果真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哪……

从那以后，我仍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关于瑾的消息。只是从没见过一面。妻比她大十来岁，两人倒真能姐妹般处得特亲密。这真是个至今也没解开的谜。

瑾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女性。在妻单位没呆一年，突然就辞了职。据说进了一家外国商社，当口语翻译。根据我的间接印象，我能想象得出她在那种单位是如何地如鱼得水。她准适应那种环境。怪的是她和妻的友谊并没有到此中止。时常听到妻说起与她一起吃饭、购物及瑾新单位的种种人事。对此我想，大约妻是瑾走上工作岗位后，在一个陌生环境惟一没有露骨排斥她的一个女人。而到了又一个新的特殊环境中，更需要一个可以交心、倾吐、获取某种心理帮助的旧友吧。

这期间我与瑾仍然没有任何直接接触。关于她的消息倒是越来越多。妻几乎每天都会以艳羡的口吻讲起瑾的高收入、奢侈的消费（几百元一条三角裤一买好几条，几千元一套的时装、化妆品一套又一套；一会儿飞广东、一会儿飞成都，诸如此类），以及她的洋老板、洋同事的种种令我觉得新鲜、不可思议的趣闻轶事。

妻说：将来儿子就交给她啦。有个人总比没个人好呀……

凭什么要把儿子交给她？

出国呀！你看着好了，不出一年她准会出国去的。那种地方……好几个老外打她主意哟，那么年轻，又……可是她拿乔得很呢，说是要好好挑个稳当些的。我看她恐怕太自信了，外国人有几个有真心的？看准机会粘上一个，出去了再说还差不多。你看呢？

我看什么？这种话我听着总有几分不那么熨贴：除非嫁给我

这样的人，否则就哪儿也别想有什么稳靠！女人，都是不撞南墙不知脑袋疼。没姿没色的成天怨天尤人，上班都想着找岔子和人吵架。青春貌美的就不知天高地厚。其实她们的人生并不会比天生丑陋者幸福到哪去。有如吃一串葡萄，法则规定了她们只能从大的甜的一颗一颗往下吃。等着吧，一旦红颜痕尽酸的涩的滋味有得她们品尝呢——这是天生丽质者的必然逻辑！

有一天晚上，妻忽然哧哧笑着对我说：你这个做男人的，也该关心关心你的老婆了。人家瑾就比你体贴人得多。

我怎么能不关心你啦？

瑾说我脸色不好，老嚷嚷腰酸，准是肾亏。该吃点延生护宝液补补。你知道她怎么说的？——你不是说过对夫妻生活已没啥兴趣了吗？不应该的！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呀，你就是肾亏引的……你说，小姑娘家家的，一脸正经地说这个，瑾这人有意思吧？

看来她的性格挺有趣的。也不奇怪，现在这样的女孩多得是，倒是难得她这么率真的。

也要看对什么人，她相信我才这么说吧。她还说外国人和中国人就是不一样，处理这种关系的方式都大不一样。她说她有过的两回那种经历了，都是单位的老外。关系最长的一个就是前阵儿来过的一个美国小伙子，现在回国了……

回国了，那她还想粘住他？

粘什么呀，瑾不喜欢他。太野蛮，说在床上又掐又咬的，可能是性虐狂，吓都吓死了。

就这么算了？

瑾说小伙子三天两头来电话，她爱理不理的；但也不和他完全断，留着条后路再说吧。

哦，这丫头还真……我没再吭声，心里却莫名其妙地生出种想见见这个瑾的愿望。当然，只是在心里想想而已。

不料个把月前的一天，妻突然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瑾明天要

来我们家。而且，指名道姓是来看“柯作家”的！

看我？我陡然感到胸口一阵紧迫：为什么？

别当是崇拜你！不过，她说她看过你的小说和一些散文，很佩服你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对人心理的准确把握；她要来向你讨教一些十分急迫的问题，求你帮她拿拿主意——她说她一辈子没像现在这么幸福而又痛苦，彷徨、焦灼而又迷茫无奈；她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却又没个可以倾吐和请教的可信之人……

你还不可信吗？

她说我说的都是一般的道理，不顶用。而且她迫切想要听听一个有经验的男人对另一个极有经验的男人的看法——她是深深地坠入情网啦！这样的女孩最可怜了，你一定要认真帮帮她。渡过她这段危机，早晚也有我们求得上她的时候。

别来说服我。帮帮她完全可以，只是她应该明白，情感上的事，别人能帮上什么忙？了不得纸上谈兵罢了。况且，向一个作家请教这种事，她是要付出代价的。

少来这一套！

我不是那个意思嘛，我是说，我可能会产生写她这块生活的兴趣的。

这个没问题，她早就说过，什么时候要见见你，把她的一切告诉你，让你写写她，如果她将来出去的话，用真名真姓发表都没关系。

啊，这女孩可真够有性格的！告诉她，我乐意做一回情感牧师——只要她乐意像面对一个真正的牧师一样敞开心扉的话，我更乐意洗耳恭听。

可是，一连十来天，再也没有下文。

可能她又没事了。妻说：这两天肯定维纳老约她。我看她简直受宠若惊了。前两天连着叫我给她往家里打电话，叫我说是晚上帮原单位翻译一些材料，如果搞晚了就住我家不回去了。还在